

运河堤上捡白果

□姚正安

入冬以来难得的一个好天气,天蓝云淡,风和日暖。上午看书,傍晚时分,突然冒出一个念头:到运河堤上捡白果去。

这个念头不是凭空而来,缘于我一周前回乡看望父母。走近宅边的菜地,四棵十年前栽下的银杏树,立于蒙蒙细雨里,盛装都已褪去,两棵雄树赤裸着枝干直指苍穹,两棵雌树上挂着的稀稀落落的白果在寒风中颤栗,一副无奈的样子。我觉得奇怪,白果早已过了采摘期,父亲为什么没有摘呢。

我问父亲。父亲回答,前些时天天下雨,不好摘,再说,摘了也没用,没人吃,也卖不掉,市面才二三元一斤,庄上长白果的人家多呢,没有一家摘。临回前,走进菜园,树下撒满一粒粒黄色的白果。捡起一粒,抹去

肉质种皮,一粒饱满的白果,窝在手心。父亲说,等天好了,我把白果拾起来。

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小时候,白果是玩具,染成五颜六色,很是稀有。据说,三泰地区栽一棵白果树就能养老了。不知何时,白果树作为经济作物在我们这个地区栽植了,经济效益自是不错。可怎么时隔几年,白果的身份一落千丈?我一下子想到,运河堤上有一片银杏林,前些年,于白果成熟时,常有人偷着采摘。今年,是不是也如我家菜园里的白果一样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了。

车停在运河二桥下。走到高邮湖边,余霞成绮,碧湖如练,高挂篷帆的渔舟安然地泊于湖心,一幅绝好的珠湖渔歌唱晚图。折转身,走进银杏林。仰看树颠,串串白果毫无遮掩地挂着,俯看树下,地面上,草

从里,到处都是白果。我掏出方便袋,一粒一粒地捡起来。直起腰,两个十岁八岁的女孩正看着我,小的用手指着,不知对大的说什么,大的举起手机,对着我拍。她们也许在说,这老头在干什么?我直起腰远远望着她们笑笑,继续捡起来。一小时不到,竟捡了满满一方便袋。那地上树上的白果,不要说一个人一小时,就是十个人十小时,也捡不尽。

一到家,便将捡来的白果倒在水桶里用水泡。妻子回家,问,家里怎么有异味?我将去运河堤上捡白果的事告诉她。妻子走近桶看了看,什么也没说。

星期天一早,我起床收拾白果。挤去包裹在白果外层的肉质种皮。整整两个小时,才完成第一道工序。按父亲的做法,再用水泡泡,捞起晒干就行了。我觉得不行,肉质种皮去后,白

果上还有黏液,手感很不好。我自创一种方法,用食用碱水泡。泡了一小时,用清水反复冲洗。色泽淡橙色,形状各异的白果,足足有三斤。

中午妻子回家,一顿埋怨,家里弄得臭哄哄的。她问,这些白果弄回家干什么?我回答不上来。如果是吃,骨质种皮(果仁的硬质外壳)怎么处理?白果是个好东西,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:熟食温肺益气,定喘嗽,缩小便,止白浊。生食降痰,消毒杀虫。可我总不能为了几斤白果买一台剥壳机吧。如果是把玩,三五粒足矣,要这么多干吗?如果出售,卖给谁,三两块一斤,才六七元,花了近一天时间,划算吗?

几百粒白果,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处理。我只是觉得,对于大自然的这份恩赐,糟蹋了,太可惜。

成长的焦虑

□达卿

我那15岁的儿子在待人处世上已经很“成熟”,“成熟”得胜过我这个父亲。

有一次,一位同学向我儿子借《少儿百科全书》,他回说被别人借去了,而接着班主任的儿子跑来找他借,他却毫不犹豫地借给了他。我问儿子这是为何?他说,借给一般同学没什么用,而借给班主任的儿子对自己会有帮助。

事实上,像这一类看人行事的世故做法,在儿子身上已经屡见不鲜。去年春节期间,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,因带了点小礼品,儿子便显得很热情,主动倒茶、递烟,陪客人谈心,直至我从外面回来。而第二天,另一位朋友来玩,儿子见其两手空空,又不是我的领导,便很冷淡。

更使我内心不安的是儿子学会了说大话,说假话。刚进中

学时,学校发学生家庭情况调查表,儿子竟夸大实情,将我的工资收入提高了一倍,还将他母亲“提拔”为行管干部。我发现后,要求儿子改正过来,儿子不以为然,说:“干吗这么认真?修饰一下大家面子上都好看。你以前在单位搞统计报表时不也虚报过吗?”一下子气得我无言以答。

儿子的日益“成熟”,使我感到不安。我决定迅速采取措施,阻止儿子“早熟”的势头。我和妻子约法三章,注意平时的言行,克服头脑中怀疑一切的不良思想,在孩子面前不流露不满情绪,并努力纠正我们自己在社会交往中的一些庸俗做法,避免孩子“上行下效”。我们也常常有意识与儿子沟通,引导他多看社会的光明面,做老实人,说老实话,办老实事。

孩子毕竟是孩子。经过我们的精心“治疗”,他渐渐恢复了应有的纯真。

沿街院子

□金华

每天上下班的公交线路是固定的,时间一长,我熟悉了一路上的每一处风景。

那条热闹的马路上下班高峰总是堵车,因为不是自己开车,我一点也不着急。车速缓慢,正好可以从容地看看路上的风景。马路边那个黑色镂空铸铁大门后的小院总会吸引我的眼光,那花木间隔的二层小楼总是门窗紧闭,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家的主人。院子里种了一些花草,铸铁镂空的铁门上爬着的几丛凌霄花随风飘荡着,就像顽皮的秋千架。我每次都盯着看到公交车转弯,看到看不见为止。

我时常会想,这家人住吗?若没人住,这房子卖不卖?若卖的话,开价要多少?若人家

肯卖,我又买得起的话,我也不用在公交车上看它,我就每天在这院子里看看书种种花,傍晚在院门边摆个小摊,夏天卖绿豆汤,别的季节卖粽子茶叶蛋,可不比上班强多了。想得多了,有一天突然豁然开朗,我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了,还每天惦记着包粽子卖茶叶蛋?正因为住不起,也就只该每天在公交车上远远地惦念着。

这样想了以后,再路过这房子眼里就没有了热切的渴望了。再后来甚至觉得那沿马路的院子又吵闹又不隐秘,空气污染也够厉害,实在一点也不诱人了。

只是每次路过这院子,我还是忍不住扭过头去看,一直要看到公交车拐弯看不见为止。

微观

○○○

借手机

时静

下午提前赶到了车站,小坐一会,悠悠哉哉地等着火车。对面一位男士身形微胖,正在百无聊赖地玩着自己的手机,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孩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:“大哥,可以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吗?”男子一脸迷惑,随之而来的是警惕。一番询问后,男子说:“我来给你打吧。”男孩报了一个号码,男子拨通了。

接下来的一幕让我有些吃惊。男孩从包里拿出10元钱:“大哥,我用你电话应当给你钱的。”男子很礼貌地拒绝,说这点小事还用什么钱啊。突然,男孩摸出了一个苹果说:“大哥,你吃吧。”男子有点脸红了,这个红是因为他一开始的不信任,还是出于小伙子的太热情?

候车大厅里响起了小朋友稚嫩的童声,声音很遥远,但却显得那么的纯净。

小把戏

易念念

儿子才上一年级,数学、语文,还有英语,天天一堆作业。那天晚上做作业,儿子直喊脚冷,我说,那就多加一双袜子。于是,从柜子里找了一双递给儿子,让他自己穿上。儿子穿袜子的工夫,电话铃响了。我接完电话回头一看,这娃怎么只加了一只袜子?我问:“还有一只呢?”小家伙面面无表情地说:“你只给了我一只呀!”我四处寻找也没找到,只好作罢。

临睡前泡脚,小家伙突然笑了。他指着脚对我说:“妈妈,我把两只袜子穿在了一只脚上,你当然找不到了。”我佯装生气,但却忍不住笑。睡觉前的小把戏,我其实很开心。

浪漫

杨晔

街面有家歌厅叫“浪漫贵族”,夜幕降临,大大的招牌闪着傲慢的灯光。后来“族”字的灯不亮了,于是夜幕下闪耀得更加招摇——“浪漫贵”。浪漫贵吗?我不贵。就拿我的早饭来说。

由于多年职业习惯,我走路如风,用餐神速。经常是身影在食堂掠过,等其他人再抬头我已经用餐完毕,转眼不见人影。后来即使我不做原来的工作,也还是老样子,尽管我经常提醒自己,要学会从容慢下来。那日清晨,我又要急急用餐。忽然想起时间不紧,提醒自己是慢慢去吃。抬头看看,食堂依然是从前的样子,虽然走过十年,墙壁依然雪白,窗外,那棵年代久远的槐树虽然花期已过,但枝叶正茂,就在此刻我还听见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啾啾鸟鸣……

其实,我们经历的很多事情都很浪漫,只是不曾慢品回味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NEW SUPPLEMENT
153号



木刻《自画像》(捷克)兹麦塔克

大头咸菜滋味长

□刘东华

大头菜,我们当地也叫“疙瘩头”。它的学名应该叫“芥菜”,我觉得叫它大头菜更形象一些。

大头菜常常用来腌咸菜。腌咸菜这行当,不是大头菜独家寡头垄断,但除了用来腌咸菜,大头菜实在没有另一种更受人欢迎的吃法了。其他的蔬菜,像萝卜、辣椒、黄瓜之类,用来腌咸菜也可以,但充其量算是一次友情客串,并且腌制的方法特别讲究。

我见过母亲腌制咸菜,整个的大头菜,用刀从中间劈开,也可以整个腌制,随手丢在备好的大缸或者大口的坛子里,撒上粗盐,直接加水,先期的工序就算完成了。只需等待一段时间,腌制好的大头菜就可以取出来食用。口感细腻、清脆、爽口,是下饭最好的配菜。

我上到初中的时候,在离家几里远的小镇上,需要住校,在学校的食堂吃饭。那时候一周回家一次,可以改善一次生活,临走,母亲从坛子里捞出一块腌好的大头菜,切丝,在锅里加油,加鸡蛋,热炒,然后装在瓶子里带到学校,这就是一周的“小灶”。

大头咸菜也不尽是好处。去医院体检,医生叮嘱我,人到中年,应该尽量少吃油腻,少荤、少盐。我这才幡然醒悟,从小,人有咸菜缸那么高开始,就日日伴着咸菜过日子,家常的餐桌上,饭菜再丰盛,也少不了咸菜的影子。

是要少吃,但不能不吃。不吃就觉得生活缺了滋味。

像我,一个从小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人,像一个个看上去笨笨的大头菜,被顺手扔在生活的缸里,撒上粗盐,现在也早就被腌制成一道平平实实过日子咸菜了吧。